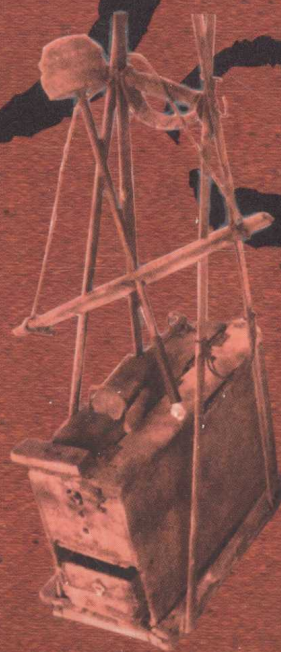


平凡生活

一幅草根阶层 真实沉重的生活画卷
一部三教九流 色彩斑斓的人生传奇
一曲民间艺人 苍凉悲壮的挽歌

叶绍荣◎著

ORDINARY PEOPLE
ORDINARY LIVES



平凡生活

ORDINARY PEOPLE,
ORDINARY LIVES

叶绍荣◎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苍生野史/叶绍荣著.—2版.—南昌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9.8
ISBN 978-7-80647-065-7

I. 苍… II. 叶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39053号

苍生野史

叶绍荣/著

策 划	朱法元
出 版 人	姜钦云
责任编辑	姚雪雪 许 复
美术编辑	赵 霞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 22.5
版 次	199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2版 2009年9月第2次印刷
字 数	42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80647-065-7
定 价	29.9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邮购联系 0791-6894736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一幅草根阶层真实沉重的生活画卷

一部三教九流色彩斑斓的人生传奇

一曲民间艺人苍凉悲壮的挽歌

序

野风浩荡

——叶绍荣和他的《苍生野史》

王 干

小说到底是做什么的，恐怕谁也说不清楚，但每个小说家要清楚他在写什么样的小说。可以有糊涂的小说，但不可以有糊涂的小说家。可现在糊涂的小说不多，糊涂的小说家不少。我们读到一些有名望的小说，往往都清楚得不能再清楚，或是向世俗献媚，或是向洋人献媚，或是向官员献媚，一点也不含糊。这些糊涂的小说家要把小说做成巨型蛋糕和美丽的拼盘，在《吉尼斯大全》里留下独创性的牌号，而全然忘却小说其实并不是登官封爵的敲门砖。

叶绍荣该属不糊涂的小说家之列。他将自己的小说“定位”于“苍生野史”，就说明他对现代小说本身的卑微性有清醒的认识。“小说的卑微性”这个词是我杜撰出来的，以与“史诗性”相区别。我不反对小说的“史诗性”，甚至曾经呼唤史诗巨作的出现，但我却固执地认为短篇小说本身不具备宏大叙事的可能，或许这与它有限的篇幅有关。篇幅虽然不是容量，但事物本身的重量还是影响到事物的质地的，比如我们会说茅盾的《子夜》是“史诗”，但好像不太会说鲁迅的

《孔乙己》是“史诗”，虽然二者同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，但几十万字与几千字的重量还有着一种内在区别。

二十几年前，上中学的时候，对鲁迅的小说是有些失望的，一是因为年轻，二是当时的令人恐怖而又令人亢奋的泛英雄主义情绪。现在想来，鲁迅笔下的农民和书生都有卑微而残缺的人生，卑微的阿Q利用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，而残缺的祥林嫂不仅生前受尽煎熬，连想象中的死后也不得安生，《故乡》里的中年闰土那一声“老爷”，其卑微与残缺同少年时的天真活泼迥然相异。

叶绍荣的小说取材于民间野史，乡间趣闻，承沈从文之遗风，得汪曾祺之笔趣。他笔下的人物三教九流，有兵痞、船夫、阉匠、神医、郎中、梨园弟子、乡村乐师、草鞋县令等，在“匠人列传”这一辑中就写了十几种匠人。这些人的生活构成了浓郁的乡村风俗图，他们的人生虽然苦涩，但总能传递出淡淡的诗意。

叶绍荣写的这些“乡间名流”，大致分为两类：一类为技艺超群、品德高尚的名流，他们的人生往往比较圆满，像《神医肖古董》、《儿医圣手》等都属此类；另一类的人生则是卑微而残缺的，像《秀姑》、《兵痞》、《阉匠淡叔》等描写的都是底层社会的“特别行业”者的人生经历。《秀姑》的故事有点像柔石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，都是写乡村的一种特别行业——为人生子。小说中的秀姑已经被七个男人背去过（因为秀姑双腿瘫痪），为七个男人“每人生养了一个带雀雀的娃儿”，可在第八个男人来背她时，她却上吊自尽了。秀姑的死因在小说中没有写得很清楚，她对卑微而残缺的人生的不满和绝望也许是最根本的原因。阉匠淡叔，仿佛命运对他施加报复似的，他“剥夺了无数生灵那权利，淡叔自己也就从未

权利过，女人们都像怕遭了阉割似的躲着他”，后来好不容易娶了邻村的寡妇菊儿，可淡叔却患了一种奇怪的病，不能同房，一同房就有生命危险。有一回，淡叔忍不住与菊儿做了那事，也就一命呜呼了。这个带有浓重的宿命色彩的故事，是一种乡村世界观的体现，也是整个《苍生野史》的价值所系。《秀姑》、《淡叔》两篇不约而同地写到了性与生殖的问题，《苍生野史》中其他的小说也多处涉及这个问题，这可能是叶绍荣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影响，因为在文化人类学家看来，性和生殖的问题往往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最隐秘的所在。或许，叶绍荣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文化人类学，他的这些描写，都是从“文学是人学”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出发的。

以民俗入小说，并非叶绍荣首创，也不会到叶绍荣为止。但以一本小说集来对民间匠人、艺人进行全面观照的，该属首次。不难看出，叶绍荣对这些民俗的了解和熟悉，一是来自于亲身经历，一是来自于县志稗史类的文史资料。那些与个人经历有关的故事往往感受深切，耐人寻味，而那些来自书面的资料则容易流于平面罗列，缺少内在的气韵。

不管怎么说，叶绍荣的实践总是值得肯定的，他用他的小说为生活在底层的那些无名氏“树碑立传”，本身就说明他的小说观念有可取之处。他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进一步拓宽视野，深化艺术追求，或是拓展生活领域，写出“野史”之外的小说来，或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掘，创造出—个丰盈充沛的独立的艺术世界。



第三辑

天地玄黄

- 草鞋县令 / 159
茶道 / 173
乡间道士 / 189
乡间地仙 / 199
福地 / 209
社坛 / 219
山的精灵 / 225
山问 / 235
最后的猎人 / 243
深山里的射虎人 / 255
山野书痴 / 26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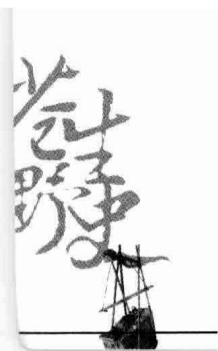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四辑

匠人列传

- 金匠 / 271
铜匠 / 279
铁匠 / 283
木匠 / 291
篾匠 / 301
皮匠 / 307
窑匠 / 315
伞匠 / 325
剃头匠 / 333
裁缝 / 341

后记



Contents 目录

序



第一辑

人生苦旅

- 秀姑 / 3
兵痞 / 9
阉匠淡叔 / 17
败家子德甫 / 25
董生长木根 / 31
黄埔生国枢 / 35
落第书生 / 41
修河船夫 / 47
村碑 / 51
乡趣 / 59



第二辑

乡间名流

- 一帖郎中 / 65
神医肖古董 / 71
金指李 / 79
儿医圣手 / 83
黄狗膏药 / 89
铁嘴神算 / 95
喜婆 / 103
金嗓 / 109
丑角 / 117
梨园本纪 / 125
乡间名角 / 131
小城高人 / 141
乡村乐师 / 149

第一輯

人生苦旅



秀姑心里像煮着乱麻地喘地从炕肉衣兜里
掏出个骰子来擦在桌上闭上眼往桌上丢去骰子
打卦看个不祥不吉脸色铁青



秀姑

夜深了，窗外只剩了唧唧虫声。

秀姑还在灯下专注地纳着鞋底。一豆孤灯陪伴着她，灯光将她摇曳的身影投在土夯的墙壁上。她面前的案桌上，六双大小不一的簇新的白底青布鞋一长溜摆着。那鞋，针脚细密匀实，做工精细，那是秀姑为她的孩子们做的。完了手头这双，就是七双了。秀姑共有七个孩子，那是她身上掉下的七坨肉。七个孩子都不在身边，分布在这幕阜山里的坑坑埂埂上，分别由他们的生父养着。天就要转凉了，孩子们再不能光着脚丫子出去了，山里风硬，孩子脚嫩，要皸裂的。一想到这儿，秀姑的心里就像是塞了团破絮般梗梗地难受。

岭背蛮牯捎话来，明天他就要来背秀姑去，背去了，蛮牯就是秀姑的第八个男人。秀姑要在今夜把最后一双鞋赶出来，让娘托人给孩子们捎去。一想到蛮牯直勾勾的那双眼和劲鼓鼓的那身肉，秀姑不由得心里有些发虚。

要论人品，秀姑没得说，人长得白白净净，水灵娇嫩，该凸的地方凸，该凹的地方凹，鲜活得眉毛眼睛都会说话。这模样，山里汉子见了，哪个不动心！可偏偏一双腿瘫了，下不得床，挪不动半步，就是这双残腿把秀姑害了。秀姑被那些讨不起老婆的山里汉子背来背去，满足了他们的那事儿，为





他们生儿育女，续继香火血脉。

秀姑打十七岁被枫树坳黑皮背去算起，到如今满打满算十二个年头，秀姑就先后被七个男人背去过，做过这七个男人的女人。

秀姑今年二十九岁，人还是有模有样。从十七岁起跟了黑皮，她肚皮饿着却从未空着，偏偏她的肚皮又特争气，被七个男人背去，就给那七个男人每人生养了一个带雀雀的娃儿，直把那些男人一个个给喜得整天笑得像晒裂了的茶子壳。秀姑成了生儿育女的机器，借窝下种的母鸡。

秀姑稍微一闭眼默神，那几个活脱脱的娃儿就会跑到眼前，异口同声奶声奶气地叫着“妈妈”、“妈妈”。一想到这儿，秀姑心里就撕心裂肺般难受，那是她身上掉下的肉呀，秀姑能不心疼么？

秀姑恨自己无能，她能生他们，却不能亲手抚养他们，孩子生养了一大堆，却没有一个在她身边，到如今还只是一豆孤灯，形单影只地陪着她苦度这难熬的秋夜。

这能怪秀姑么？秀姑连自身都难保，整天像尊菩萨，放哪儿是哪儿，连吃喝拉撒都要人服侍。能怨那些男人狠心么？也不能。秀姑心里晓得，这幕阜山里水恶山穷，他们整日辛辛苦苦一把泥一把水从土里刨食，连自家肚皮也填不饱，还要供养菩萨般地养着她，他们能照应得过来么？要不是穷得叮当响，山里女人一个个往山外嫁，山外女人又不愿往山里去，那至关重要的香火血脉又万万断不得，他们会睁开眼睛钻刺蓬，把一个累赘往家里背么？秀姑谁也不怨，只怨自己生就的苦命。

秀姑转念一想，自己有人来背总是好事，在娘屋里总要少吃几天憋气食。爹过世了，娘又老了，秀姑被背回娘家后，秀姑哥整天嫌鼻子都碍事，嫂子敲盆打勺，指鸡骂狗，秀姑在娘屋里有好日子过么？秀姑被那些山里汉子背去，吃他们的，喝他们的，穿他们的，用他们的，为他们生儿育女续继香火血脉，秀姑手上那饭碗端得稳当，秀姑和他们谁也没亏欠谁。只是偶尔想到擂鼓岭聒聒，秀姑心里就有一种负罪感，她觉得愧对了她。



聋牯是擂鼓岭德明老汉的独崽，人蛮憨实，不聋不傻，对秀姑贴心贴胆，知冷知热，可偏偏扳得一头牛倒的壮实汉子，那事儿却不行，在床上常常鼓足勇气猴急地上来，关键处却又较不上劲。尔后，尽管秀姑百般温存调弄，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。德明老汉是精明人，人也还旺健，他晓得是聋牯不中用，那香火血脉又是万万断不得的。他瞅准时机，趁聋牯出山卖山货，在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，猫着脚闪进了秀姑的房，适时而得体地把那香火血脉续继上了。唯有这一次秀姑不像以前那样，骄傲地腆着大肚子，心安理得地享用着男人的衣食。那孽种生下刚满月，秀姑就寻死觅活地要聋牯背她回苦竹坳娘家。这次，她是心甘情愿自己吵着回来的。从身上掉下的七砣肉中，她一想起擂鼓岭的那一坨，那个活脱脱就是德明老汉脱个壳，也长着一对斜眼的孽种，秀姑心里就像是吃了烂薯种般，翻翻地想作呕。

岭背蛮牯明天就要来背人。岭背多远，秀姑不晓得。秀姑做孩子时听爹说过，苦竹坳到岭背，三十八道弯，去时着双新草鞋，归时只剩草鞋襻。太远了秀姑心里就惴惴的，太远了娘就不能隔三差五地去看她。几天看不到娘，秀姑心里就空空地没个依托。

蛮牯他人好么？有泉坑源邦发好么？

一想起邦发，秀姑心里就暖暖的。

邦发对她好，那是没的说的。邦发不像其他男人来背她时那样：在日头就要坠入神山垵山嘴，夜幕薄纱般笼着苦竹坳时，神色慌张地上路。秀姑在那些男人背上，目光呆滞，神情木然，一双残腿随着那男人颠颠的步子一搭一搭地晃动着，娘则挎个老蓝花布包袱，做了亏心事般跟在后头。那男人走得快，娘一双小脚，急促地在凹凸不平的青石板山路上颠儿颠儿地跑着，怎么也赶不上。

邦发娶秀姑可是明媒正娶，八抬木雕花轿来接的。

秀姑至今记得邦发来接她时的情景：那天，邦发一身崭新，腮帮子刮得泛青，他带来了八人抬的木雕花轿，带来了山里的草台班。起轿时，山铎



放得砰砰响，草台班里的唢呐起劲地吹得哇哇叫。那调子真好听，秀姑没听过。娘说，那是“画眉跳涧”、“百鸟朝凤”、“铁拐李戏何仙姑”，老辈时只有大户人家的千金出阁时才配享用的。秀姑是第一次坐花轿，那紫檀木雕就的花轿，花纹稀奇古怪，密不透风，坐在里面有些闷得慌。但秀姑心里高兴，邦发把她当人，而不是把她当包袱。

秀姑心里晓得，邦发对他这样好，是想要秀姑给他生个长雀雀的娃儿。邦发的前妻给他留下两个没尾巴货（女孩），生第三个时是男孩，却又偏偏难产，母子都没留住。邦发好懊丧，他正是应了那句话，财旺人不旺，他跟福建佬学种香菇赚了大钱，偏偏香火血脉没人续继。娶了秀姑后，邦发把前妻留下的两个娃儿调教得嘴巴甜甜的像是抹了蜜，一口一句娘地叫得欢。茶到手，饭到手，还花钱四处请名医讨方子给秀姑治腿。秀姑有了身子，那胎位老在左边。男左女右，秀姑告诉了邦发，邦发乐得像喝了蜜般。可偏偏这节骨眼上计划生育抓得厉害，邦发属节育对象，工作组隔三差五地往泉坑源邦发屋里跑，却次次都扑空。那是机灵的邦发从电影里学来的办法，他专门雇人在村口醒目处竖了一棵树，远远看见工作组来了就把树倒下。这“消息树”类似于电影里的“鬼子进村了”。秀姑在山洞里给邦发生了个八斤重的崽，邦发发誓做牛做马也要养秀姑一世，可偏偏好人没好命，邦发去年得个急症撒手走了。

秀姑想来想去，心里像裹了团乱麻。她惴惴地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个骨骰子，紧攥在手心，又对着哈口气，闭上眼，往面前案桌上一丢，心跳跳地打开眼睛一看，不禁脸色铁青。

连丢三次，都一模一样！

秀姑这次彻底地心灰意冷了。以往每次有男人来背她，她都用这种方法来占卜，次次都灵验。这次竟和嫁擂鼓岭聋牯那次一模一样，秀姑不敢再往下想了。

第二天是个难得的好天，蛮牯一大早就兴冲冲地来到了秀姑家，露水打

湿了他半截裤腿，可见他是走了夜路。

蜜牯前脚进门，秀姑娘后脚就赶紧打开秀姑的房门进去，好让秀姑早些上路。

秀姑娘进门一看，不禁大惊失色。只见秀姑用一根白布带吊死在窗棂上。她神态安详，就像是睡熟了一般，一点也不像吊死鬼那样瞪眼拖舌地吓人。娘进门一看，案桌上由大到小放了新崭崭七双白底青布鞋，秀姑身上那颗一刻也不离身的骰子，正掷在案桌的正中，骰子的正面是“三点”。

秀姑娘猛嚎一声，撕心裂肺般哭了起来。

蜜牯趁着秀姑家大乱的当儿，悄没声息地逃离了苦竹坳。他在青石板山路上不断地吐着唾沫，嘴里一个劲地说着“晦气”、“晦气”。



兵痞 吴楚仁从娘肚里
 出世以来手里还是
 拿个道道有这麽
 多的钱重何况
 还不是素头

